

革命奇人張靜江

「奇人」·「革命的聖人」

前面這八個字的小標題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贊譽張靜江的話頭。

張靜江，名人傑，號飲光，又號臥禪，浙江吳興人。民前卅四年丁丑年（一八七七）生，本富商之家，他廿八歲（光緒卅年）初與國父孫中山先生相識時，就對國父的革命事業，竭誠贊助；當即表示「今後如有困難，可以接濟」。嗣後，國父每因革命需款，向他求助，他都如數滙濟，毫不吝惜，終至爲革命而傾家。國父曾經感慨的說：「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

民國二年，袁世凱謀刺宋教仁，國父發動二次革命，陳英士任上海討袁軍總司令，製攻製造局；張靜江復全力資助。二次革命失敗，袁黨在上海搜捕國民黨人，張仍設法多方掩護，或資助生活，或遣送川資，不遺餘力。

張靜江結識 國父和陳英士，贊助革命；都是在他們的革命事業最低潮的時期；其動機的純正熱誠，

和識見的深遠宏大，較之古人，尤比卜式輸財助邊爲高明，較之當世，則罕有其匹亞了。

民國十六年國民黨清黨，將中共排出黨外以後，張靜江曾經高瞻遠矚的說出他的見解：

「一個建設落後，人民貧困的國家，是培養共產邪說的溫床。建設成功，人民都安居樂業，共產主義根本就無立足之地，現在國家的統一繁榮，共黨的完全撲滅，全靠民生主義建國步驟的順利完成。」

於是，他力促政府實施建設，自十七年二月，他就任直接隸屬於國民政府的建設委員會委員長，以迄廿六年建設委員會結束，僅僅九年時間，他却在國家財政極度困難之下，以僅僅十萬元國幣的經費，完成了很多與國防民生有關的大工程、大事業，替國家創建淨值一千萬銀元的資產；不但建設了很多電信動力，而且也培養了很多建設工程人才，留待抗戰時期爲國效力。

民國卅九年，陳果夫追述黨史，曾經慨乎言之的發表他對張靜江的敬仰：

「張靜江先生，是我們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裏一位傑出的人才，他能爲國家建設、能爲國家增加資本。會賺錢，又有用錢的本領。在全國、在本黨，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人來。」

「中國會賺錢的不算少，而真正會用錢的卻不多。」

「本黨同志中，會替自己賺錢的，大有人在；能爲國家爲黨賺錢的，就更少了。」

「至於，肯爲國家爲黨用錢，又能够在短期內替國家賺錢的，則惟靜江先生一人而已」。

除了毀家紓難，創辦建設事業，大有過人之處；當革命事業遭逢危疑時，他決大政，定大計擇善固執，支撐維護；許多隱秘事實，不爲人知。而他却是一位從不矜伐一己功能，從不關切名位權勢的公忠體國之士。而其磊落的氣度、峻嶒的風骨、偉大的魄力、豪放的性情，却也是近代人物中的錚俊之士；凡此種種，從以下詳細的敘述中，自然會令人感悟到，他的確是位「奇人」，是「革命的聖人」。

贊助革命 慷慨輸財

民前十年（一九〇二），滿清政府派孫寶琦出使法國，張靜江隨行。次年，回國籌款，他父親張定甫，給他卅萬銀元，運銷些古玩等貨品去法國，在巴黎創辦「通運公司」。

通運公司設在巴黎馬德蘭廣場的左邊，有兩間門面；專門出售來自中國的絲、茶、綢緞、地氈、漆竹、牙器、古董、字畫、金石、玉器、瓷器等貨品。在巴黎的商業地位並不太高，賺錢也不多。

另外，爲了推廣出售茶葉，還在義大利街一帶最繁華的場所，開設一家通運公司的分店：「開元茶店」，除了賣茶葉，還有「品茶」部門，華麗雅靜，充滿了中國的情調；氣氛上遠超過一般茶室、咖啡館。雖然已爲中國文化與實業，從宣傳上得到成功；但生意却不太理想。

一九〇五年七月，他在倫敦結識吳稚暉，邀請吳赴巴黎，和李石曾研商，創辦「世界社」印書局，準備出刊定期刊物，八月回到中國。

是年冬，張靜江由中國再往巴黎，在海輪上遇到 國父孫中山先生，由於 國父倫敦蒙難之事，傳聞海外；張對 國父的革命壯志，心儀已久。於是在輪船甲板上毛遂自薦的與 國父相識，並且自告奮勇的願意資助革命事業。當與 國父預先訂下三個字的隱語，約好今後如需款接濟，可打電報到巴黎，用第一個字滙一萬元，用第二字滙二萬元，用第三字滙五萬元。

因為張的熱忱出乎尋常，起先國父將信將疑，甚至有人懷疑他是滿清政府的偵探。後來，事機緊迫，需款甚急，在胡漢民的慫恿之下，姑且用第一字隱語去電一試，結果一萬元如數滙到，其後，二萬、五萬，有求必應。

一九〇六年，張加盟中國同盟會，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包括「中華印書局」和「新世紀」週刊兩部份；用為印行書刊鼓吹革命的機構。張靜江雖說生意很忙，行走也不方便；但每天都到達達廬二五街號主持一切，「新世紀」週刊，以吳稚暉為主筆，設編輯部於侶僕街四號；為當時我國在歐洲提倡學術鼓吹革命的喉舌，銷路頗廣。

張靜江為了長期維持同盟會黨費和世界社經費，以致經濟日見困難；終於出賣開元茶店，集中心力推廣古董商業，由巴黎而倫敦、紐約。還有通義銀行、豆腐公司的籌設，雖然沒有成就；但為了籌措革命經費；確已盡開源之能事了。而以其個人家業，成為革命資源的「毀家紓難」精神，却為古今所難能罕見。

支撐危局 擇善固執

民國二年十月，張靜江在上海參加中華革命黨；十三年一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十四年七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張為常務委員。

當時，身任國府主席的汪精衛，中了俄共顧問鮑羅廷的陰謀詭計，被擁為國民黨左派領袖，聽任跨黨份子掌握中央黨部各部要職，太阿倒持，氣燄萬丈；因為廖仲凱被刺案，逼走被誣指為右派領袖的胡漢民。鮑羅廷復製造「汪蔣對立」局面，指使徒眾，張貼大字報，攻擊蔣中正校長為「新軍閥」，甚至於民國十五年三月卅日，陰謀利用中山艦劫持蔣校長去海參崴，幸而蔣校長機警發覺，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平息了這場變亂，對狂妄胡為的鮑羅廷，以及如荼如火的共黨氣燄，予以沉重的打擊。汪精衛心不自安，也離職出走法國，成為蔣校長獨撐大局的局面。

張靜江在上海，深以蔣校長勢孤為慮，立即馳赴廣州，幫助支持危局。葉楚傖、邵元冲、陳果夫、曾養甫等，也相繼前往。當時，國民黨中央各部會，大都在共黨份子控制之下，即以組織部來說，廿九個職員，就有廿六人為共黨黨員。

民國十五年五月，中央黨部改組，各部會首長，均由國民黨籍同志擔任（不再由跨黨的共黨份子擔任），葉楚傖任秘書長，蔣校長兼任組織部長，派陳果夫為組織部秘書。陳接事後，才發覺國民黨在共黨

滲透控制之下，幾已達到名存實亡的地步；與張靜江談起此事，研究挽回權能之方。張建議他，先設法團結同志，並且很積極的表示：

「共產黨挑撥離間，將國民黨逐漸排除，無非要篡奪本黨，這種毫無合作可能的態度，國家將來必受其禍害。本黨同志，不能消極退避，應盡全力積極對付共產黨。」

北伐開始，蔣校長出任北伐全軍總司令，必需離開廣州。其原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職務、黨務，由張靜江代理；政治，由譚延闓代理。陳果夫升任組織部長，積極改善組織業務。重大事項，由張決策。

當陳果夫計劃改組被共黨把持已久的廣東省黨部時，以茲事體大，請教張，應否先請示 蔣總司令。

張說：

「該做的事，就負責去做，不必請示。本黨整個政策並未改變，領袖不能表示態度。如果去電，叫他如何答覆？我們的事，祇要審慎處理；不必增加蔣先生麻煩。」

組織部根據張的指示，大刀闊斧的陸續調整各省市的黨務組織；促使各地國民黨同志，團結一體，挽救本黨。派往各省市的工作同志，出發之前晉見張；張總是熱忱期望的勉勵大家：

「救黨的責任，放在各位身上，祇要你們拿出能力來，本黨就可以復興。」

聽者無不感動；而且也增強了組織部門的自信力量，能得心應手的放手辦事。

張靜江很注意大處，往往一言一語，即能明辨是非，提高他人警覺。

中山大學有位沈同志，用法西斯的手法，組織小團體，對付共產黨徒。被共產黨發覺，於是，利用學校黨部名義，向中央監察委員會控告。中監會決議予沈警告，共產黨認為太輕，應以「反革命」治罪。張靜江當時以堅毅的態度表示：

「沈同志反對共產黨則有之，反革命還談不上，應當維持監察委員會的原決議。」

「反共黨即為反革命」，是當時共產黨份子攻擊異己的得意口號和武器；却被張靜江輕輕的一語道破反駁。從此，共產黨份子恨張入骨，開始攻擊他。

十五年十一月，國民黨中央各省市及海外黨部舉行聯席會議，商討遷都大計。共產黨份子却欲乘此機會，搞「迎汪倒蔣」的勾當。會前，鮑羅廷在兩位代理主席之間，挑撥離間。可是，張、譚之間，從無隔閡，當然不會中計。張瞭解鮑羅廷的陰謀，却能義正詞嚴的當面痛責鮑羅廷：

「孫總理請俄國的顧問來，是幫助中國革命，不是請你們來破壞革命的。你們的行為，簡直是破壞革命。」當即拆穿鮑羅廷所搞的「迎汪倒蔣」種種挑撥離間陰謀。

鮑羅廷當然狡辯說，這是外間對蔣先生空氣太壞，所以有些人主張迎汪回來負責。

張靜江很嚴厲的反駁他說：

「空氣太壞，都是你們製造出來的。現在前方戰事緊要，決不能動搖國本。」

譚延闓也和張同一立場，對鮑羅廷加以譴責。鮑羅廷眼見挑撥離間的伎倆落空失效了，祇好自我解嘲

的推諉，說他是外國人，不了解中國人的性情，所以有此錯誤。

十二月，張、譚、陳等依照「國民政府遷都武漢」的決議，分途前往南昌。當時，南昌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所在地，蔣總司令坐鎮在此。武漢則為政府預備遷往的地方，却被鮑羅廷和共黨份子把持，想藉在武漢召開三中全會的機會；排除異己，竊篡顛覆黨國的陰謀，日益顯露。由於一部份黨的中委留在南昌，所以武漢方面派人前來遊說，勸大家同往武漢，出席全會。特別對譚延闓包圍慫恿。張洞察共黨陰謀，勸譚嚴防上當。譚還以為張未免太過慮了。

可是，當譚和一部份中委到武漢出席全會後，才知道確如張所說：「上了共黨份子的當。」三中全會，已完全被共黨把持，甚至明目張膽的顛倒黑白。遊行示威的羣衆，已經明白叫起「打倒蔣介石，驅逐陳果夫」，「打倒老朽昏庸的張人傑」的口號，情勢之壞，大出譚的意料之外。當陳果夫不得不避往安慶，向譚辭行時；譚不禁感慨系之的對陳說：

「我從前以為靜江先生總是先入為主，固執成見；現在我知道他是執善固執。」

張靜江代理國民黨中央黨務主席的時間雖然不久，但由於他的堅定毅力和領導方式，對於發揮黨的內蘊的反共力量，恢復黨的生機，奠定此後清黨的基礎，確有很大貢獻。

主政浙江 致力建設

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民國十六年七月，張靜江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張返籍時，族人設筵歡迎；張即席演講：

「革命是破壞工作，現在破壞成功，我要開始建設，請諸公幫忙。」

張接任主席後，宣佈施政方針，以發展交通、開發地方為急務。但當時浙江地方財政，歲入以田賦、金釐為主；每年課征，率有定額；如欲增收，實非易事。而建設事業，又非巨額金錢莫辦。他除了命財政廳剔除中飽、整頓稅收，增加收益外；他認為浙南各縣物產豐饒，過去因為交通不便，運輸困難；所以人民收入無法增加，生活不能改善。於是，決定從杭州對岸的西興鎮起，建築鐵路；經蕭山、諸暨、義烏、金華、湯溪、龍游、衢縣到江山為止，全長三百四十一公里；另由金華到蘭溪築支線廿三公里，定名為「杭江鐵路」。

修鐵路，尤其是僅以浙省地方財力，談何容易？他除了先命省庫撥款數十萬元，作必要的開支外；一面在次年度省預算中核列巨額建設經費，一面呈准中央，發行浙江建設公債五百萬元。他即以一部份公債與杭州電廠為抵押，自中國銀行借款二百七十萬元，先築西興到金華一段，於民國廿一年三月六日完成通車，全線工程於民國廿二年十一月全部完成通車。嗣由鐵道部將其延伸到江西南昌；再經萍鄉通到株州，與粵漢鐵路聯接，改名「浙贛鐵路」，成為橫貫東南的交通大動脈。

當杭州鐵路建築之初，浙江省庫，羅掘俱空；加以發行巨額數字的公債。於是，若干浙人喊出：「浙

江省出了敗家精……」的口號。但杭江鐵路完成後不久，陳銘樞、蔣光鼐等在福建叛變，組織「人民政府」，中央出兵討逆，大批軍運，由杭江鐵路南運。由於行動迅速，收制敵機先之利；所以不出旬日，即將變亂收平。由此，大家才佩服張靜江的投艱籌建的魄力與效用；而到處掀起造路運動。

除了鐵路，還有公路。浙省公路原有浙閩、浙贛、浙皖、浙蘇四幹線之議；但未全部實施。在張就任省主席以前，全省僅築路五百公里；而且大半是商營，支離斷續，既不合標準，也不成系統。

張就任後，先建成浙蘇幹線兩條：一條自杭州經湖州、長興北達江蘇，為著名的「京杭國道」一部份，長二百四十公里；一條自杭州經海寧、平湖，沿海東達江蘇邊界，也長二百數十公里。還有浙皖幹線杭徽路，自杭州經餘杭、臨安、昌化，以迄皖省，約長二百數十公里；浙東沿海的鄭奉海線，自寧波經奉化以迄寧海，長約一百二十公里。除此以外，尚對杭州本市，以及啣接各公商支線，有所整理與築，而貫通了整個公路脈絡。

民國十八年夏，張靜江特地在杭州舉辦西湖博覽會；正值鄭奉線通達寧波，杭長線，通達湖州，兩度舉行通車典禮，中外嘉賓，冠蓋雲集。內地民衆，從未見此廣衢勝跡，觀瞻盛況，誠有萬人空巷之勢。

與修築道路相輔而行的，是籌設浙省長途電話網，委託李熙謀主其事。按全省自然環境、人文地理，以及國防、政治、經濟、文化的需要；以杭州為中心。分全省為八大幹線：一、經長興接通南京；二、經楓涇接通上海；三、經寧海、永嘉通往福建；四、經錢塘江通往江西；五、經餘杭通往皖南；六、沿滬杭

甬鐵路通寧波；七、經青田通永嘉；八、經金華通麗水。

各線材料機械，均採用歐美最新設備；同時，改裝杭州市內電話爲自動電話。並將浙江省廣播無線電臺合併於電話局，集中管理；另在各縣設立無線電臺，以補有線電臺之不足。

由於全省長途電話網設置完備，所以又代辦交通部長途電話業務。從此，傳達政令，溝通商情；雖窮鄉僻壤，也能通話，績效之佳，爲全國之冠。

浙江省原有民營的長興煤礦，因經營不善，停頓開採有年。張靜江就任省主席後，派員接收公辦，予以整頓經營，十八年五月，恢復生產。爲了充裕戚墅堰與首都電廠、上海各工廠的用煤，再開發廣興新煤田，鋪設鐵道，於民國十九年十月完成，每月出煤二萬五千噸以上。民股見有利可圖，請求發還。張慨然允諾，但民股接辦以後，復以不善經營，生產銳減。張不忍坐視其再失敗，乃派員前往協助經營，才有轉機。民股佩服張的領導有方，再請求收歸國營；張仍慨然允諾，再度接收，交由建設委員會主辦。（建委會事，詳下節）

由此事視察，張靜江取予之間，完全爲國興利，而不與民爭利；其目光的遠大和氣度的恢弘，確有大大過人之處。

爲國興利自力更生

民國十七年二月，政府爲早日從事建設，實現民生主義，特成立「中華民國建設委員會」，積極規劃進行。以孫科、張靜江、李石曾等廿二人，及國民政府各部部长，各省建設廳長爲委員；並特任張靜江爲委員長，初隸行政院，民國廿年一月起，直隸國民政府。

張接事後，在其南京成賢街私宅，召集會中同仁解釋「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意義，和他從事國家建設的抱負，他說：

「帝制推翻，軍閥打倒，都不能算吾黨革命已經成功。惟有從今天起，根據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切切實實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富強的現代化國家，使全國人民，在自由和平精神文明籠罩之下，得享受最高物質文明的幸福；才能稱爲革命成功，這就是國父要同志們仍須努力完成的最大目標。」

因此，他對於全國建設是有通盤計劃的，他深切明瞭國父實業計劃的根本意義爲：「要使民生與國防合一；國家工業化，必先改造農村經濟」，所以他的建設目標，是要依照此原則，分別輕重緩急，逐步實施。

他深知要在最短期間，把地大物博，飽經變亂，生產落後的中國建設起來，是何等艱苦繁重的工作？何況，當時政府甫告統一，百廢待舉，經濟困難？如僅靠政府經濟力量，建設全國，曠日持久，何日才能收功觀成？所以，他以爲除了重大國防軍事、水利、重工業，非由政府主辦不可外；其他各項經濟建設，祇需政府制定政策，樹立規模；進而發動鼓勵民間力量，努力進行；才能早收事功。「全國建設委員會」

就是本此方針，訂立建設步驟。在可能範圍內，只辦幾項國營事業，給人民做榜樣；而極力指導協助和保障民營事業，造成舉國上下一致努力建設的風氣。

「全國建設委員會」成立時，祇收到建設基金國幣十萬元。經常費，祇有每月三萬元的行政費列入國家預算，可以按時領到。其他建設經費，始終未能列入國家預算，源源供應。在此巧婦無米難為炊的情況之下，他一面勉勵僚屬，竭力照預定計劃實施；一面憑自己私人信用，向金融界多方籌借。並且指示同仁說：

「國家可以用我們私人所有的錢，我們絕不可以沾染或浪費一文屬於國家的錢。我們須時時警惕，養成徹底廉潔努力的習慣」。

同仁們受他如此大公無私的感召，都知道建設經費來之不易；所以辦起事來，特別小心謹慎，效率特別好。每件事業，都能按時順利完成，按時攤還借款本息，信用卓著。於是，事業不斷發展；終能在十年的歲月中，從僅僅十萬元國幣的有限資本，替國家創下千萬餘元的淨資產。茲就其中比較重大的事業，作簡要的敘述。

首先談發電廠，當「建委會」成立之初，國都所在地的南京，發電廠的設備非常陳舊簡陋，電燈因為電流不足、電壓太低，以致光度暗淡，更不能供應電力與電熱。「建委會」乃首先成立首都電廠，接收舊廠，加以整頓；一面增加設備，改為全日供電，同時逐漸供應電力與電熱，使其成為現代化發電廠。

還有，江蘇無錫，工廠林立，工業發達，有「小上海」的雅號；當然需要大量電力供應。可是，原有的震華電氣廠和耀明電燈公司，因開營業權糾紛，坐視業務日趨萎頓，無企業化進取精神，對各工廠的電力供應，大受影響，張靜江聞知此情，乃先派專家調查，明白是機器和管理上的問題，勢非大加整頓不可。而當時民營廠商，重近利而無遠大週詳計劃；同時也囿於人事和經營習慣，無法自行整頓，更非僅以經濟支援所能挽救。乃決定由政府接管，加以整理。此種創舉，却立即引起一般人士的猜疑和反對。電廠主持人更運用其士紳關係，鼓動有關人士，以「政府與民爭利」為由，羣起反抗。張靜江堅持此事必需辦到，但說明：「政府接管後，加以整理，使其納入正軌後，仍然交還民營」，以釋羣疑。同時，先以電氣公債，補償原投資人的股份。

該廠一經接管，乃新成立威墅堰電廠，派專家潘銘新予以規劃，一面增加設備，一面改革無效率措施；不到二年，績效大著。不但全無錫及武進鄉間都由威墅堰廠供電，包括電燈與電力；同時，還以優惠價格，供電作灌溉稻田之用。並且進一步籌建京滬杭地區電氣網，已先計劃在無錫、蘇州交界的望亭火車站附近，建設十萬瓩的火力發電所；建所基地和部份高壓輸電線路，也已辦妥。但因戰事影響而停頓。

除了發電電力，還有國營無線電事業。

我國有無線電臺，創自光緒卅年。歷年來，因受各項不平等條約的限制；不但對外損失利權，對內效用也不彰。因此，民國十七年六月，中央決議：「全國無線電臺，由建設委員會積極籌建；所有各處已設

之電臺，應暫交該會管理，以利進行。」

張靜江奉命後，即毅然以創辦我國無線電事業為建設的職責之一，並明定三項宗旨：

一、設立國內電臺、工商通訊；均以便利民衆為前提。

二、對外，建立國際電臺，辦理國際通信；以收回國際通信權，為第一要務。

三、人才與機器，自訓自製，力求自給。

當于民國十七年七月，成立無線電管理處，先後呈請任命前在軍委會創辦無線電著有成績的李範一、王崇植為處長；一面接收軍事機關移交的上海無線電製造廠，吳淞、杭州、崇明三長波臺，及北平、汕頭、廣州三短波臺，切實整理；一面積極建設國內各短波臺。截至次年六月，共建成廿七臺，遍佈各通商要地；均收發商電、官電、新聞電、公益電、氣象電、夜信電、及廣播新聞電等。

再為電信傳遞迅速而普遍，對不屬於本系統的各地地方電臺，也與其取得聯絡通訊。總計當時能通無線電之地，有卅三處；東自青島、上海，西迄成都，南達廣州，北至張家口、綏遠；還有東北的哈爾濱、瀋陽、雲南的昆明，都有聯絡。

國際通訊方面，于民國十七年十二月設立國際無線電臺籌備處，以王崇植為主任，積極進行。乃分向美國和德國購買電機，設發報臺於上海真茹的許家橋、和市區楓林橋；設收報臺於寶山縣劉行鎮之東。真茹的美國電機，發電力達廿瓩至卅五瓩，通距為二千五百哩至九千哩。楓林橋的德國電機，電力為二瓩。

此外，並辦理船舶通訊事宜，指定吳淞海岸電臺，專門收發船舶電報；與美商大來輪船公司訂立「租用電臺辦法」；藉以取締外人電臺，私收船舶電報。設立稽查電臺，辦理稽查與取締非法通訊；設立上海無線電機製造廠，自製電機，以供需用；創設無線電報務人員養成所，訓練幹部人才。

凡此種種，僅僅一年時間，規模大具，而創業惟艱，在在需款；國庫空虛，難以充分撥付，還是由張靜江以個人名義與信用，向私人企業借貸。

民國十八年八月，建設委員會所創建管理的無線電事業，奉中央令，移交交通部接管，繼續規劃，擴充設施。

安徽省的懷遠、鳳臺、壽縣、定遠四縣之交的田家庵一帶，蘊藏煤礦達七萬萬噸之多；據勘測，所產煙煤，品質甚佳，可供輪船、火車、工廠、及家庭之用。為華東地區所僅見。張靜江乃利用首都，盛墅堰二電廠及長興煤礦部的盈餘，作開辦此淮南煤礦的一部份基金，乃于民國十九年初，組設「淮南煤礦局」。四月開採，日產二百噸，半年後日產二千噸；預計兩年後，可日產五千噸至一萬噸。

但礦區交通不便，外運困難。所產煤斤，須先用人力運到淮河邊，再用小木船駁運到蚌埠，然後利用津浦鐵路南運浦口。輾轉費時，手續既繁，費用也大，何況，長此以往，不斷增加；津浦路也不堪負荷。於是，張與專家研商，決定再興建一條以運煤為主同時兼顧客貨運的淮南鐵路。

淮南鐵路，從礦區田家庵開始，經大通、九龍岡二礦區，經水家湖，下塘集、合肥、橋頭集、巢縣、

銅城關到蕪湖對岸的裕溪口；全長二百十四公里。自民國廿二年開始勘測施工，至廿四年舖築完成，廿五年一月通車。從此，淮南所產的煤，當天就可以運到裕溪口，再利用舟輪上運九江、漢口，下運南京、上海，非常方便，而沿途物產豐饒，人口稠密，一般客運、貨運，也很發達，成爲內地建設最著輝煌的績業。但張靜江創辦此路，却未從國庫支撥資金；也還是由他設法張羅而來。

可惜，此路在抗戰時，被日軍破壞拆遷，面目全非。民國卅四年十一月，淮南路礦局接收礦路，加以修復，勉強通車。民國三十六年全年載客一百五十五萬多人，貨運一百零三萬噸。

與籌劃淮南鐵路的同時，張靜江又和李石曾發起於民國廿一年在上海組成商辦的「中國鐵路公司」。由於張最崇拜國父孫中山，所以原計劃由蕪湖築鐵路，通往國父所計劃的東方大港乍浦。後因東方大港，興建無期；乃變更計劃，由蕪湖，經宣城、歙縣、祁門，入浙江，經淳安、開化至江山，與浙贛路交會，再經仙霞關入福建；經浦城、建甌、南平以達詔安入廣東；經潮安、陸豐、惠州至增城，與廣九路交會。另由蕪湖築路通南京，與京滬路連接。此計劃經中央批准，取名爲「江南鐵路」，公司也改名爲：「江南鐵路公司」。資本二百萬元，除由實業部投資官股卅五萬元外，其餘均爲商股，大部份由張的「世界社」投資；推選宋子文爲董事長，張靜江爲總經理，積極進行。先從南京經蕪湖、宣城到孫家埠一段開始。自民國廿二年七月起，迄廿五年二月，全段通車，長一百七十五公里。

民國廿六年七月，對日抗戰，張以體力不勝煩劇，赴香港療養；次年一月，「建設委員會」奉令撤銷

；三月，張赴美國紐約養病。

克難爲樂 無我無私

張靜江從事建設，特別具有腳踏實地，爲國家、爲地方，不好高騖遠，不避艱苦，不事宣傳的基本精神；尤其提倡不借外債，不用洋人，一切憑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的實幹精神。而其頭腦的清楚，智慧的敏銳，超然卓越。

即以築鐵路而言，他能運用智慧，推陳出新的想出奇妙方法，盡量減低工程費用；他所修築的三條鐵路，每公里成本祇有三萬元左右；打破了一般人以爲每公里鐵路非十萬元不辦的迷信，與不借外債不能造鐵路的自卑觀念。

過去，我國造鐵路，都是請洋人工程師，排場大，花費多。他聘用工程師，都是中國青年，但知服務，不知享受；祇知修路，不計其他。局長、工程師晝夜趕工，都和工人生活在一起，沒有特殊例外。因此，費用低而工作快。能人之所不能，爲人之所不敢；對中國新鐵路的建築，增加不少勇氣，不少力量。

當時，一般大工程大事業，無論公營私營，都難免有用人浮濫，開支浪費，舞弊中飽等現象。他所主持的建設事業，都實行會計統一，購物集中制度；聘用操守清廉的專才，賦予全權，放手辦事。因此，經費雖困難，但週轉靈活，無遲鈍拖延情事；購料雖多，但無以少報多，以劣報優等弊端。而用人惟才，才

適其所；人事緊湊，決不安插閒人。所以能養成一種刻苦耐勞，簡單樸素，實事求是的新風氣；無論內外上下，未聞有貪污情事，而流風所及，影響到全國各鐵路和新興事業，一掃過去賄賂公行的惡習。

張靜江是 國父的最忠實信徒，爲了實現民生主義建設，絕對贊成均富、消滅貧窮。他以為：政府政策，鐵路應歸公營；但築路需大量資金，加上糜費；何況中國待修之路和待辦的建設正多；國庫不充，一時何來許多資本？與其舉外債、喪權利；不如適度的開放民營。以開啓最經濟、最痛快的途徑。他以為祇有如此，乃能發動國人工作的本能，建立工商生產事業，累積國家財富，實現國父遺教。有人願慮如此做法，可能形成資本集中？他以為：政府可以運用租稅政策，達成均富的目的。

由於此種理想，加上他運用得法；才能在國庫支絀的情況下，成就衆多建設事業，否則，他何能以個人名義與信用，籌措動輒百十萬巨款？民國廿五年以後，爲發展全國各重要地區的電氣事業，建委會除將長興煤礦發還民營外；且不惜將已建設完成經營獲利的首都和威墅堰電廠出售給民營揚子公司；所得巨款，先行接辦安慶、貴陽電廠，加以整頓；另並成立武漢、南鄭、湘西、天水等電廠；以及湘江煤礦等機構，從事重點發展。自「建委會」奉令撤銷後，所有已辦及擬辦中的各廠礦，乃由經濟部資源委員會繼續辦理。

談到他的爲人，不但記憶力與計算力，非人所及；而且也有自覺偉大的特點。他對人一律平等，從不以高官威嚴臨人；人或欺之以方，他決不猜疑，而以至誠相應。愛才若渴，獎掖後進，不遺餘力。雖然富有幽默感，但同志意見，有誤謬爭執，他必正色予以諍誠議論，決不放任寬假。

他的「計算之術」，是與生俱來的，凡是由他經營的事業；都能按照他的計劃，逐步完成，一一發達，絕無虎頭蛇尾，虧欠倒閉之事。

他雖然出身富豪之家，善於理財；但對錢財，看得很淡。遇有捐輸之事；總是慷慨從先，毫無吝色。有人向他問起當年捐輸巨款濟助革命之事，他都沉默不語，不願舊事重提。晚年在美，值國難期間，早已身無餘貲；而仍然樂善好施。居衡自奉儉樸。長齋禮佛。他的為人，確已做到無私無我，大慈大悲地步。

綜觀張靜江的一生，為革命，祇知盡義務，不知為名位；但黨國有難時，他必挺身而出，擔當大任，支掌危局。為建設，不但無權利之私，抑且無毀譽榮辱之念。甚至越困難越有興趣。當江南鐵路籌款萬分困難時，周賢頌曾經感慨系之的對他表示：「張先生辦許多事業，含辛茹苦，多少年了；但沒有像為江南鐵路這樣更受委屈，真令人心不安。」張却從容含笑回答：「可是，我也最為快樂」！

民國卅九年九月三日，張靜江病逝紐約寓所。根據隨侍在側的張夫人和弟妹七人的透露，當他易簀之夕，帳內忽大放光明，異香盈室，竟然有成佛之象。其實，以他晶瑩淨澈，無量光明的智慧，包羅萬象的氣度，與摩頂放踵，普渡衆生的胸襟；完全是佛的規範，假如真的有佛，他必然成佛了。